心香一瓣

□杨文革

含桃甜樱桃红

“因过村舍知春尽，渐见含桃火齐红。”读了这首诗，我才知道含桃就是樱桃中的小樱桃。

小樱桃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樱桃，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栽种历史。因为樱桃为莺鸟所食，故称之为莺桃。又因为莺鸟喜欢把莺桃含在嘴里，故又称之为含桃。

“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”南宋词人蒋捷因为这句诗词而被称为“樱桃进士”。春天，当洁白的樱桃花纷纷飘落，青枝绿叶间开始长出密密麻麻的绿色珍珠般的小樱桃。绿色的樱桃在阳光和雨水的关怀下，一天天茁壮成长，慢慢变成了一颗颗红色的珍珠。

红色的小樱桃又像红色的相思豆，在这个春天与我们重逢。摘下一颗放入口中，那甜中带酸的味道，一直滋润到心底。几只小鸟在茂密的枝叶间鸣叫，专挑熟透的樱桃吃。

“绿葱葱，几颗樱桃叶底红。”仰望硕果累累的树冠，感受着小樱桃的甜蜜，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候在姥姥家的自留地里看护小樱桃的美好时光。走过流淌着清澈山泉水的溪流，在“布谷、布谷”的鸟鸣声中，我爬过青黑色的光滑大石，来到了山坡上的小樱桃园。红色的小樱桃结满枝头，像燃烧的火焰，一眼望不到边。我迫不及待地跑到树下，伸手摘下一颗熟透的红樱桃，轻轻放入口中，甜丝丝的味道立刻溢满口腔，在舌尖上缠绕。

在山里看护自家的樱桃树，是小樱桃成熟时每家每户的重要任务。而这项任务，一般都是由家里的大孩子带着弟弟妹妹完成的。孩子们在看护自家的樱桃时，会隔着茂密的樱桃林互相呼喊。清脆的童音、欢快的笑声伴随着鸟鸣声此起彼伏，在青山绿水间回荡。

姥爷总是挑选熟透的樱桃给我吃，或者把我擎到樱桃树杈上，让我自己找红得发紫的樱桃吃。坐在青枝绿叶间，听着枝头清脆悦耳的鸟鸣声和山泉水的叮咚声，在鸟语花香的清风里，吃着一把又一把甜润的小樱桃，幸福感瞬间溢满心田。吃饱了，我就溜下树来，在樱桃树下采野花，编成五彩斑斓的花环，戴在发丝间。

童年时光里的小樱桃的味道，是最甜蜜的幸福味道。那时，姥姥会把吃不了的樱桃放在平台上晒成樱桃干，或者做成樱桃酱。有时她还会把小樱桃的果蒂摘掉，放在一个盛着凉开水的玻璃瓶子里。喝水的时候，樱桃会自己跑到嘴里，那甜丝丝的味道，至今依然萦绕在我的唇齿间。听80多岁的老妈说，以前，家里有樱桃树的人家，会喊嫁到外村的闺女回娘家吃樱桃，并在娘家住一段时间。返回婆家时，再摘两大篓子小樱桃让闺女带回婆家，让亲家也尝尝鲜。这甜酸可口的小樱桃，浸润着淳朴的乡情和浓浓的亲情。

小樱桃一般在“小满”时节大量上市，能持续20天左右。小樱桃“下梢”后，各种各样的大樱桃陆陆续续搬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。现在的烟台大樱桃是1861年美国传教士引进的，经过多年的栽培，现在已茂密成林、品种繁多、颗粒硕大、色泽鲜艳、甘甜可口。每年五月举办的“樱桃节”盛会，吸引着天南海北的人来到樱桃园里欣赏美景、品尝美味，也有大量樱桃被运往天南地北，让这甜蜜飘向四面八方。

“在樱桃红了的时候，来吧来吧，来烟台吧，把长长的思念采摘下来。静止的甜蜜，羞红的眉头。樱桃红了的时候，游子的故乡，月色已如钩。妈妈的叮咛在耳畔回响。去吧去吧，去远方吧，上面分明是淡淡的乡愁……”这是烟台人自主创作的歌曲《樱桃红了的时候》，它唱出了樱桃承载着的“相思”和“乡思”。

樱桃好吃果难摘。在樱桃收获的季节，果农们每天起早贪黑，忍受着蚊虫的叮咬，一颗一颗地采摘着樱桃，粗糙的双手裂出了一道道伤口。但当他们看到满山遍野的成熟樱桃被源源不断地发走，看到自己的腰包因此鼓了起来，他们的脸上又荡漾出幸福的微笑。樱桃熟了的时候，在外的游子们常常会收到来自家乡的樱桃，激起满满的思乡之情。

“一颗樱桃樊素口。”各种各样的宝石般的大樱桃，如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，流淌着艳丽的色彩，飘荡着甜蜜的果香。可在我心里，小樱桃闪烁着童年时光的美好记忆，它才是我的最爱。

赵惠英/摄

光阴故事

鱼鸟河，我的第二故乡

□阳春花

在迷迷糊糊之中，“咕咕咕咕”的叫声时而清晰时而模糊，连绵不绝。这声音猛然间触动了我，它犹如黑夜中的星辰，一颗颗闪烁着光芒，将我从混沌的黑暗中唤醒。我睁开眼，天际已泛起晨光。再仔细聆听，那并非“咕咕”声，而是“布谷”声。多年未曾听闻这熟悉的旋律，它似乎是从遥远的故乡穿越而来，带着一种久别重逢的亲切感，温暖了我的心。

这是我搬到鱼鸟河畔后听到的声音。在此之前，几十年的时光里，我一直置身于水泥森林的中心，居住在高层，别说布谷鸟，就连麻雀也难以见到。初夏时节，鱼鸟河畔水草丰美，树木高耸入云，成了各类鸟儿栖息的天堂，其中便有逐水而居的布谷鸟。若非此刻居住在鱼鸟河畔，或许我早已将这份记忆遗落在时光的尘埃中，如同陨落的星辰，悄无声息。

记得儿时春天的清晨，我总是被布谷鸟那卖力的叫声唤醒。“布谷布谷”，每当这叫声响起，爷爷便会说，布谷鸟在催促人们播种稻谷了。爷爷精心耕耘水田，将其划分成几块大小相等的大长方形，撒上发芽的稻谷，覆盖上薄膜。一周后，稻谷便生出嫩绿的秧苗，它们吸收着阳光雨露，一个月后长成茁壮的稻苗，根茎发达，叶子青翠，可以连根拔起插秧了。

月亮还挂在西山顶上，爷爷和父母便早早起床，去秧田里拔秧苗。母亲临出门时反复叮嘱我做早饭。然而他们走后，我又陷入了迷离之中，做饭之事早已抛之脑后。“布谷布谷”，鸟儿的叫声仿佛就在耳边，我蒙头继续睡，鸟儿却不肯罢休，叫声吵得我睡意全无，心中对它充满了怨恨。睁开眼一看，哎呀，阳光已经照进了门缝。我急忙爬起来，淘米做饭。爷爷和父母回来吃早饭时夸我是个好帮手，我心里美滋滋的，从此，我不再讨厌布谷鸟，反而觉得它们有些可爱。

然而，布谷鸟在我心中始终是个传说，我至今也未曾亲眼见过它的真容。于是，我决定找个时间去鱼鸟河公园探访它。

一个星期天的早晨，我带着一本书向鱼鸟河公园走去。来到鱼鸟河大桥头，只见河两岸散坐着三三两两的垂钓者。他们坐着小马扎，手举钓鱼竿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河面。我走过去看了看他们盛鱼的桶，有的钓了不少鲫鱼，有的桶里仅盛着半桶水，空空如也。他们悠然自得的样子，真是应了那句话“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”远处的河面上，几只野鸭在欢快地凫水，它们像小小的黑色冲锋舟，轻盈地划过水面，尾巴后面拖起两道长长的水痕。不经意间，它们又一头扎进水里，不见了踪影。岸边的一位大叔手举相机，沿岸追着野鸭拍摄。

我拐进公园，抬头望向树梢，心想布谷鸟会不会栖息在某根枝丫间呢？两行高大的白杨树夹着一条铺着花岗岩石的小径向前延伸，茂密的树冠相互交叉，形成拱形长廊，颇有几分曲径通幽的意境。长廊的两侧每隔一段便设置有长靠椅，供游览者坐下休息。这里浓荫蔽日，河风习习，是人们消夏避暑的好去处。

继续前行，公园里到处是我叫不出名字的树木，让人有种回归自然的感觉，处处弥漫着熟悉的气息。这时，我看见了一些生长在河里的树木，想必是水杉吧。它们躯干笔直，枝干呈塔形，挺拔地矗立在河里，英姿飒爽，气度不凡。然而，我也未能在这种树上发现布谷鸟的踪迹。

再往前走，一池碧绿的荷叶映入眼帘。原来这里就是荷花池，夏季著名的网红打卡地。此时还不到荷花盛开的时节，偶尔才能见到荷花花苞露出尖尖角。河面上搭建着一条九转十八弯的木栈道，还有凉亭和木椅。人们可以在这里近距离观赏荷花，享受水上的清凉。能够在如此美丽的鱼鸟河畔安家，我感到无比幸运！

“布谷布谷……”忽然间，这个熟悉的声音从荷花池深处传来！我四处张望，却未能见到布谷鸟的身影。紧接着，“布谷布谷”的叫声连绵不断，我却依然看不见它的身影。我想，布谷鸟也在期待着荷花的盛开吧。

虽然未能见到布谷鸟的俏丽模样，但有它悦耳的歌声常伴耳边，故乡虽远却仿佛近在眼前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故乡一朝成他乡，日久他乡即故乡。鱼鸟河，已然成为我的第二故乡。

街谈物语

□姜德照

海上日出

到海边看日出，是一件无比惬意的事情。

与以往看过的泰山、华山、黄山等名山的日出不同，此刻，晨光熹微的大海边，在薄雾笼罩的天空与海面交会的那一线天，太阳的跃起显得特别缓慢。先是无限朦胧的一团霞彩裹着柔曼的轻纱，缓缓出现在海平面，然后是周围的云雾开始镶嵌上一道道金色的花边。这个时候的海面开始逐渐明朗起来，那层凝固的海水蓝，也被晨阳稀释开来。那一道道粼粼的波光，开始显现出一层碎金散玉一样的色彩。

此时，太阳升起的节奏很慢，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。不知是太阳不急于出场，还是有意把姿态压得很低，看起来充满着一种莫名的沉重感。此刻的远天与大海一样，好像都静止了。在浅海处低飞的海鸥也压低了喧叫声，为这个庄严的时刻行注目礼。也是在这样的时刻，那些早起晨练的人们停下了脚步，不约而同地面朝东方，观赏这美丽的日出。也不知是为什么，不少人的眼里开始噙着泪水。他们肯定是从这步履沉重的海上日出中，产生了一种心灵深处的深刻领悟。

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太阳升起的步伐。当时钟指针指向上午九时，一轮辉煌的太阳定格在了看似不远的东方半空中，大海成为一个壮阔的背景，海边的城市和大海一样，欣欣然，开始奏响一曲沸腾与激昂的生活交响曲。

哲理小簿

□李玉云

苔花如米小

你能相信吗？一方苔，竟在我心间盘桓了整整三年，让我魂牵梦萦，难以释怀。可这，千真万确。

三年前，我去二楼阳台。开门抬眼的一刹那，左前方邻居家平房上的一抹绿，如一道闪电，猛地击中了我的心。我快步向前查看，那竟是一方苔。

它的绿，浓郁得似要流淌出来，“浓得化不开”“翡翠般的翠绿”这样的形容，在此刻都黯然失色。那是一种溢满生命力量、无法遏制的魅惑之绿，是闪着生命光辉、苍翠欲滴的深邃之绿，让人震惊不已。

在这水泥平房之上，怎么会长出如此鲜活的绿苔？我满心狐疑，蹲下身仔细观察起来。

这苔，长在邻居家平房与门楼之间窄窄的檐下空隙里，不过小瓦片般大小。邻居家的房子空置多年，也许是经年的风雨携来的些许薄尘，给了它生存的土壤；也许是连日来的几场细雨，赋予了它蓬勃的生机。难怪在此之前，我从未发现它的存在。

苔本常见，但在这水泥平房之上，如此生机盎然、翠绿葱茏的苔，我却是头一回见。

我随即想起了袁枚的那首咏苔诗。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：“这真的是——‘白日不到处，青春恰自来’呀！”我环顾四周，渴望寻找到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”的场景。然而，除了光秃秃的水泥平房和光滑的陶瓷阳台，我没有发现其他的生命迹象，也没有找到其他的苔。

自那以后，我的心中多了一份牵挂，常常登上阳台去看望它。在北方的旱季，我穿着拖鞋都能感觉出烈日炙烤下的水泥平房的滚烫。我拿着小喷壶为它喷水，但终究是杯水车薪，那苔的颜色还是逐渐变化，从碧绿到浅绿，再到深褐、浅褐，最后化为泥土的颜色。

冬天降临，苔的上方积了一层厚厚的雪；雪融化时，苔的上方又结了一层厚厚的冰。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里，我怀疑它是否还活着。

第二年，春天来了，夏天也来了，那曾经生长着苔的地方，依旧毫无绿意。正当我为它暗自惋惜时，几场大雨过后，那一小块苔竟奇迹般地重焕生机！它给我带来了欣喜和希望，我满心期盼着能一睹它开花的样子。

或许是生存环境太过恶劣，或许是返青的时间太过短暂，这一年，我始终没能看到它开花，只能看着它在水泥平房上活过来又死过去。

第三年春天，我身在外地，邻居的楼房换了主人。新邻居翻修房子时，在水泥平房上加盖了一层。那一小块还未来得及返青的苔，想必是永远被埋在了水泥之下。我深感惋惜，也为自己未能看到它开花而遗憾。

前些日子，我清理墙外花坛时猛然发现，在砖块的背阴处，竟生长着一块卡片大小、绿得夺目的苔！更让我惊喜万分的是，它上面还长着六七根如头发丝般纤细的“花柄”！我顿时愣在了原地。许久，我上下打量：原来这里是平房的出水口下方，在我们两家墙壁交界的墙缝水渍处。平房上残存的苔顺着雨水通过出水口，在地上的一块残砖背阴处，顽强地存活了下来，并且即将开花结果。

那一刻，我被深深打动。自此，我每日都会仔细观察它的“花”。起初，从绿茸茸的苔叶中钻出一个个如针尖般大小的绿色“花苞”；慢慢地，在“花苞”的下方，露出一小截绿色或浅褐色的“花柄”。“花柄”长到一两厘米后，“花苞”逐渐变成半个小米粒大小、带有小弧度的椭圆形或褐或绿的小扁球。整体看上去，它们就像一把微缩的小镰刀，或一面微展的小旗帜，毛毛茸茸，欣欣萌萌。

实际上，从生物学角度来说，苔并不会真正开花。它那所谓的花苞，学名为孢蒴。孢蒴上长有蒴帽，当孢子成熟时，蒴帽会自动打开，释放出的孢子便是它们的后代。它们依靠孢子繁殖，孢子生长、成熟的过程，便是它们“开花”的过程。

可以想象，当苔“花”绽放之时，绝不会有牡丹“花开时节动京城”的影响力，甚至在它的“花”盛开之际，只有它自身和周围的空气知晓。然而，它依然坚定地绽放，绽放出属于自己的那份认真与执着。这是在恶劣环境中最宏伟、最独特、最神奇的绽放。

从此，我深深地爱上了苔。不仅因为它索取甚少却奉献诸多：只需一点泥土、几滴水雾，即便在阳光难以照拂之处，依然能欣然生长；它可入药，能检测空气质量，可作为鸟类筑巢的原材料，还能如古人那般“帖藓粘苔作山色”，做成微景观。

我更钟情于它的品格——在卑微中坚强，于贫瘠里绽放。绝地重生，荣辱不惊，去留无意，执着、坚韧、浪漫、热烈，从不顾影自怜，从不放弃对生活的热切向往。

苔，你这看似柔弱的小生命，却在天地之间奏响了一曲激昂的生命赞歌。你让人不禁想起那些默默无闻却永不言弃、顽强坚韧的平凡大众。

正如那句话：苔，是你，是我，是他，是每一个用汗水灌溉梦想的普通而平凡的人。

心灵微品

初夏隅园

□鲁从娟

我们选择在一个微风不燥的初夏，去福山区隅园露营。隅园位于福桃路与清洋河路交汇处的西南角。我们从东门进入，穿过圆木组成的创意拱门，便置身于一个青草葳蕤、万木葱郁的绿色世界。《北国之春》里有句歌词“城里不知季节变换”，是的，整日在熙熙攘攘的闹市里忙碌，忽略了季节的变换，还没来得及欣赏草木萌发，就恍然入夏了。

沿着一条笔直的柏油路往里走，两边高大树木的枝叶已有遮天蔽日之势。初夏的绿是新绿，青翠，娇嫩，片片树叶泛着油亮的光，好像随时都会滴下绿汁来。道路两边时不时地侧生出一条用砖或木板铺成的小路，蜿蜒伸向林间，有曲径通幽之意。树林里绿意盈盈、疏朗通透，随时可见帐篷在里面安营扎寨。我家先生拉着小车左拐，在蜿蜒的林荫小径里迂回，终于选择在凉亭附近支起帐篷。

初夏，是露营的最佳时节。此时的树林尚未遮天蔽日，且无蚊虫。我们哪里甘心待在帐篷里？在绿意茵茵的芳草地安放一张小茶桌，支起两把椅子，阳光透过枝叶洒下了柔和的光影，极度舒适。初夏时节，繁盛的花期已过，树林里那些小花小朵却很精神，星星般散落在翠绿的草丛里，闪闪亮亮的。鸟儿在枝头啁啾欢唱，我们轻辍茶水滋润着喉咙，满眼新绿涤荡着灵魂，惬意至极。

小池塘的边沿用大小不一的石头随意围砌，似天然水塘。几个小朋友提着小桶、手拿小网在这里嬉水。池水清澈，稀疏开着几朵莲花。一群群小蝌蚪在水里畅游，水中的倒影里有绿树、凉亭，还有一张一张天真烂漫的笑脸。这样的水塘有好几个，全都依凉亭长廊而建，亭池相依，构成诗一般的优美境界。坐在凉亭的木椅上，凭栏外眺，可望见清清泉水、翠翠绿植、蓝蓝天空。此刻，真是“青山绿水彩云间，不羡鸳鸯不羡仙”了！

先生偶遇了福山的亲戚，甚欢。他们俩喝茶畅谈，我决定到处转转。沿着林间小径信步闲游，如同置身于一个葱茏的植物王国。刚下过一场雨，各种植物灌木仿佛洗漱装扮了一番，绿得清透。一棵紫花槐树上，满树的紫槐花像一串串风铃叮当作响。紫叶李的花期已过，紫红色的叶子在万绿丛中落墨成景。银杏的美丽叶片像一柄柄梅花形的小彩扇，翠绿娇嫩，透着灵动的美。在这里，我与许多植物不期而遇，桑树、白蜡、云杉、楸树、国槐、栾树、紫薇、杜仲、龙爪槐等，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子的，简直数不过来。

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影，洒在静谧的小径上。福禄考粉紫色的小花紧贴地皮开得洋洋洒洒，鼠尾草的小兰花排列在花轴上，亭亭玉立。鸢尾花的蓝紫色花朵形状奇妙，宛如一只展翅欲飞的蝴蝶，在微风中蹁跹。三叶草总是团结一致连成一片，它的每片叶子上都有白色的花纹，三叶相连，白的花纹便围成一个圈，像在叶子上开出了花。这种草真讨年轻人喜欢，几位花季少女在那里认真地寻找“四叶的幸运草”。一年蓬最迷人，它个头高挑，开出小雏菊一般的小白花，绒绒的，很是惹人疼。风一吹，它们就调皮地随风而舞，画面美妙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的灵魂也轻盈起舞了。

林间遍地绿植、花样繁多，有粉八宝景天、野豌豆、西天股、紫菀、粉花月见草、蓝亚麻、羽扇豆等各种奇花异草。我还在这里看到了稀有的宽叶香艾草。摘下一片叶子捏在手里，香味浓郁，沁入肺腑。还有野草莓，它的绿藤在一处小溪边蔓延了一大片，苔米般小黄花也开了一片，估计用不了多久，就会结出红艳艳的果实。这是一处野趣公园，在这里，你可以看到很多奇花异草和各种树木勃发的姿态。很多游客在这里赏花观景拍照，留下美好瞬间。

隅园内巧妙设计了江南水乡般温婉的水系。有了小桥流水，园子就灵动起来，有了“山清水秀”的意境。有一顶帐篷露营在流水边，紧靠一组木椅。一群年轻的小伙子摆开长条桌，上面摆着茶水、水果。他们举水对饮，“虽无丝竹管弦之盛，可一觞一咏，亦足以畅叙幽情”。

绿意茵茵的园中，古朴的元素随处可见。有木质小径、木质围墙、木质座椅、木质扶手、木质人偶、木质玩具等，连灯罩都是竹编的。那悬在半空中的木屋在林中若隐若现，如童话王国中的城堡。爬上木梯，登上树屋小憩，有种空灵的奇妙感觉。园中有不少秋千和吊床，插画般悠荡在林间，吸引了不少孩童在那里玩耍。林间的一座座海草房小凉亭，好像懂你心思似的，在你逛累了的时候出现在你的视野中。坐在凉亭下的一对小情侣依偎在一起“你侬我侬”，这画面落在我眼里便是美妙风景。

隅园西边是辽阔的水域，岸边有不少垂钓者。这边的绿植少，有大片的阳光，空旷明亮。少年三五成队，在这里骑行。他们你追我赶，大呼小叫，热得满脸通红。一对老夫妻并排着坐在木椅上晒太阳，我在后面悄悄地拍下这动人的一幕。我干脆坐在湖边松软的草坪上，闻着青草的芳香气息，观赏着碧波荡漾的湖色，让阳光把自己晒了个透彻。

返程时，有流连忘返之感。这个建于城市边际的隅园，绿树成荫，花草遍地，小桥流水，充满野趣。在绿意茵茵的小径上漫步，呼吸新鲜空气，吹着山野的风，与草木对话，听鸟儿歌唱，仿佛整个人都被注入了新的能量。成年人的治愈和释放，有时候只需要一次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。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，每一次亲近自然，都是一次对身体的滋养和抚慰。